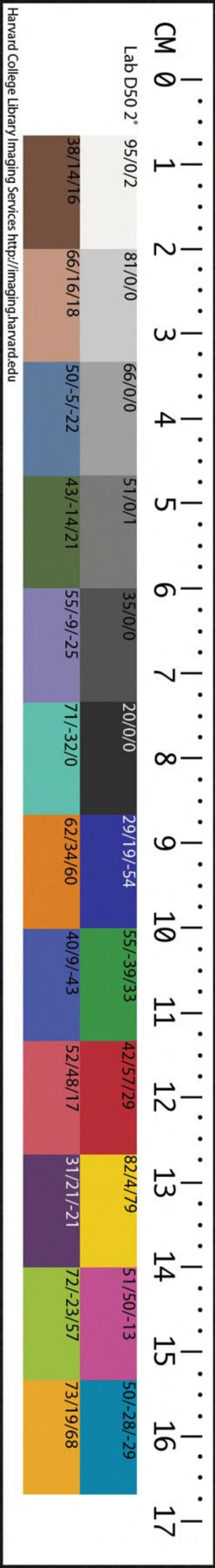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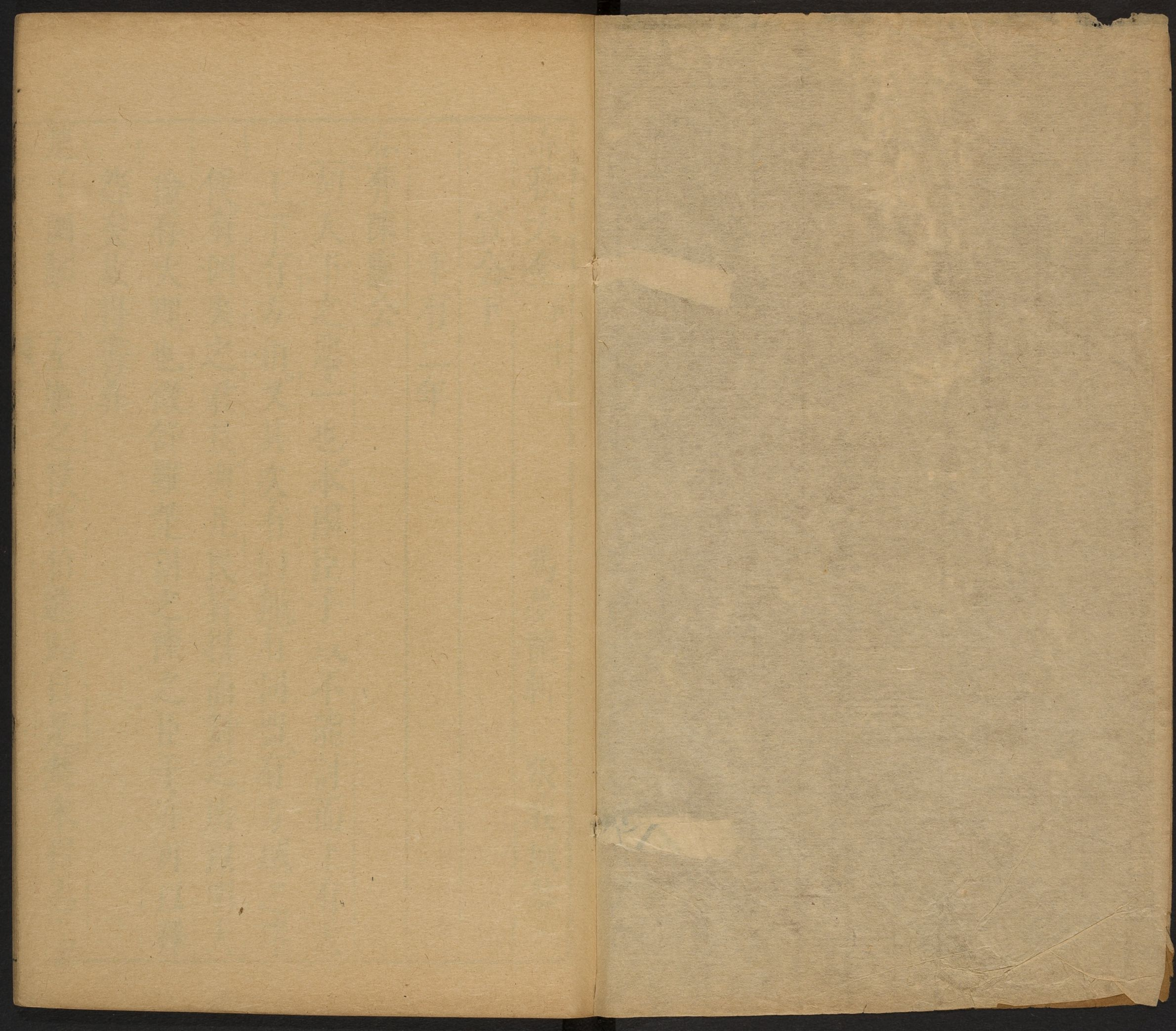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10 1952

T093/324029

十八十九





春秋大全

卷十八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宣公下

十有二年

春葬陳靈公

哈佛大學  
圖書館  
珍藏印

胡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  
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  
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  
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亦可以釋  
怨矣。故得書葬。

楚子圍鄭

左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

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微事于晉。春。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達道。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公羊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微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于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

愛深九國以爲

公羊傳

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

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楚倚桓。初楚莊王宴羣臣。命美人行

酒。曰暮酒。曰。燭滅。有引美人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趣火。祝之。王曰。柰何。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命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纓者。不歡。羣臣盡絕纓。而火極歡。而罷。是役也。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獲首。却敵。卒得勝。誦之。則夜絕纓者也。

胡按公羊傳例。戰不言伐。圍不言戰。人不言圍。滅

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

入。其于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達道。蓋即其國都矣。

而經止書圍。曷爲悉從輕典。不著其憑陵諸夏之

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弑君子，弑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畧小過。雖如楚子，憑陵上國，近造王都之側，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子，正大倫之為重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左，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穀佐之，士會將

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勸民焉，用之。」楚

譚音讀 荆尸楚之 陳法

右轅在軍 之右者挾 轅為戰備 左追聲在 左者追車 草葦為宿 衛前茅者 軍前候敵

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為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葦，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

之旌以考  
為識焉無  
者備慮有  
中軍制  
權謀也後  
勁後以精  
兵為殿

武備篇各  
武備篇各  
武備篇各  
武備篇各  
武備篇各  
武備篇各  
武備篇各  
武備篇各

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  
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  
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  
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  
洵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  
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  
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  
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  
聞敵強而退非夫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惟

即荀

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  
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  
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韓獻子謂桓子  
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  
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  
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  
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于郟將飲馬于河而歸  
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  
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  
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

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難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鄙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

若敖蚡冒  
楚先君也  
路柴中蓋  
纓敝衣也

廣兵車也  
百戰  
十五乘為  
廣百人  
為卒二十  
九人為兩  
自卒之外  
復以二十

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做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箠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墮，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於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

五人爲一

刑

崇厚也

趙莊子別

二先君楚

成穆

八國指楚

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莊子曰。樂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爲誦。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于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

設長矢也  
言鄉使御  
下車飾馬  
正欲示暇  
絃左耳

樂皆也  
謂言荷

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敢。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又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與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



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爲。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若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

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于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人而說。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輓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



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甲冑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名命又何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胡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按左氏晉師救鄭，經

既不以救鄭書矣，又不言楚晉戰于邲，而使晉主之。何也？陳人弑君，晉不討賊，而楚能討之，楚人圍鄭，亦既退師與鄭平矣，而又與之戰，則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貶，而使晉主之，獨與常詞異乎？

氏據楚成救鄭，則書宋公及楚人戰于泓。楚得臣救衛，則書晉侯齊宋秦師及楚人戰于戚。濮今此晉救鄭，當書楚及晉戰。按邲之役，六卿並在大夫司馬皆具

官，不欲勦民者，三帥也。違命濟師者，先穀也。而獨罪林父，何也？尊無二上，定於一也。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闡外，雖君令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樂書救鄭，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衆不敢遏，偏陽之

舉。句偃二將皆請班師。荀瑩令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遂下偃陽。林父既知無及于鄭焉。用之矣。諸帥又皆信然其策。先穀若獨以中軍佐濟者。下令三軍無得妄動。按軍法而行。辟夫豈不可。既不。能令。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獻子分惡之言。知難而冒進。是棄晉師於誰責乎。故後誅先穀。不去其官。此稱敗績。特以林父主之也。

秋七月

附左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

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鬪。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予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按林父荀息之後。是為桓子。以其常將中行。故又為

中行伯。而其族即為中行氏。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左楚子伐蕭。宋華椒

救蕭。蕭人囚熊相宜條。及公子丙。王曰：勿殺。吾

退。蕭人殺之。王怒，遂圍蕭。蕭潰，申公巫臣曰：師

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

纊，遂傅于蕭，還無社。與司馬卯言，號申叔展。叔

展曰：有麥麴乎？曰：無。有山鞠窮乎？曰：無。河魚腹

疾，柰何？曰：目于眚井而拯之。若為茅絰，哭井則

已。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則茅絰存焉。號而出

之。

胡假於討賊而滅陳，春秋以討賊之義重也。未滅

而書人，惡其貳已而入鄭。春秋以退師之情恕也。

未滅而書圍，與人為善之德宏矣。至是肆其強暴，

滅無罪之國，其志已盈。雖欲赦之，不得也。故傳稱

蕭潰，經以滅書，斷其罪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伯

伯，必有大國。楚莊蓋以力假仁，不能久假而遽歸

者也。建萬國，親諸侯者，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

者，仲尼之法。今乃滅人社稷而絕其祀，亦不仁甚

矣。蕭既滅亡，必無赴者，何以得書于魯史？楚莊縣

陳入鄭，大敗晉師于邲，莫與校者，不知以禮制心。

至於驕溢，克伐怨欲，皆得行焉。遂以滅蕭告赴諸

侯，矜其威力，以恐中國耳。孟子定其功罪，以五伯

無社蕭大

大卯楚大

十難音曲

鞠音考麥

以禦濕隱

謂欲使逃

一系中河

於腹謂濕

大音枯井

之完無社

全此方悟

之有難音

之有難音

之有難音

之有難音

之有難音

之有難音

之有難音

又使結茅

為經以表

井哭乃廢

以為信

為三王之罪人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推此類求之斯得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左]晉原穀宋華

椒衛孔達曹人同盟于清丘曰恤病討貳

胡書同盟志同欲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盟非也春秋不貴盟誓自隱公始年書儀父盟蔑宋人盟宿已不實言矣奚待清丘然後惡反覆乎清丘載書恤病討貳口血未乾敗其盟好所謂不待貶而惡自見者也又奚必人諸國之卿然後知反覆之可罪乎楚既入陳圍鄭大敗晉師伐蕭滅之憑

陵中國甚矣為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明政事自強於為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斬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於是故國卿貶而稱人譏失職也原穀違命喪師乃晉國罪人而主茲盟約所信任者皆可知矣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宋為盟故伐陳衛人救之

孔達曰先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

胡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能討之雖曰縣陳尋復封之其德于楚而不貳未足責也宋人不能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衛人救陳

約言衛成與陳共有舊好

背盟失信而以救書者。見宋師非義陳未有罪而受兵為可恤也。且謀國失圖。妄興師旅。無休息之期。則亂益滋矣。其以救書。意在責宋也。若衛叛盟。則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十有三年

春齊師伐莒。左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全吳氏十一年之伐

稱齊人。此稱齊師。甚其動大動而伐小國也。

夏楚子伐宋。左以其救蕭也。君子曰。清丘之盟。惟宋可以免焉。

胡楚人滅蕭。將以脅宋。諸侯懼而同盟。為宋人計者。恤民固本。輕徭薄賦。使民效死親其上。則可以待敵矣。計不出此。而急於伐陳。攻楚與國。非策也。故楚人有詞於伐。而得書爵。

秋螽

冬晉殺其大夫先穀。左秋。赤狄伐晉。及清。先穀召之也。冬。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

胡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帥不能用。已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國之大

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聞之。則敗。以剛復不仁者參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謀不用。濟涇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從政者。新未能行令。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十有四年

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左晉以衛之救陳也。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利社

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亢大國之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春。孔達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遂告於諸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達搆我敝邑於大國。既伏其罪矣。敢告。衛人以為成勞。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胡**孔達棄信以危社稷。衛人按其罪而誅之。可也。何以稱國而不云其官。用人謀國。干犯盟主。至於見討。誰之過歟。稱國以殺。不去其官。罪累上也。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

晉侯伐鄭

左為郟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還。中行



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鄭伯如楚，謀晉故也。

胡按左氏傳為邲故也。比事以觀，知其為報怨復讐之兵。詞無所貶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矣。

秋九月，楚子圍宋。左：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

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

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聳，晉使不害，我則

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

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

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

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于室，皇劍及于寢門之

外，車及于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

一胡楚人要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

大眾，勦民妄動，又非恤患之兵。特書救陳以著其

罪，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其

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

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

若宋是矣。始謀不滅，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

自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為深。若蠻夷圍中國，

則亦明矣。

犀舟之子

投袂也

及劍及

及劍及

及劍及

及劍及

及劍及

及劍及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左見晏桓子。與之言魯

樂桓子告高宣子曰。子家其亡乎。懷于魯矣。懷

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一國謀之。何以

不亡。

胡夫禮。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

國之君。非王事而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

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出

位。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

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易於坤

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致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

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全汪氏大夫

單伯會鄆。而後公孫敖會戚。至初仲彭生會晉郤

缺于承筐。則大夫自為會矣。大夫盟諸侯。始于柔

盟折。而後公孫敖盟垂隴。至公子遂會

十有五年。曹宣公 廬元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左孟獻子言於公曰。臣

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

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

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

君其圖之。公說。

嘉淑而有加  
慶之事

胡楚子不假道于宋。以啓釁端而圍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圍。以爲聲援。猶之可也。乃以周公之裔。于乘之國。謀其不免。至於薦賄。不亦鄙乎。若此類聖人不徒筆之於經也。此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畧矣。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左宋人使樂嬰齊告急于

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

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旣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卽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

考成也考  
死猶書言  
考終命

名  
明臣山用

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胥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

堙高以  
堙者關  
音規  
意音避  
以粟置馬  
前而以木  
衝馬口使  
不得食以  
示蓄積

耳。蓋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楫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

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

胡此華元子反二國之卿，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欺詐，惡侵伐。二卿不愛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亦大矣。宜在所褒，何以貶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境外也。子反在君之側，無奏報之難，幾會之失，奚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攘善，則知其罪矣。華元救國急難，而紆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橫見侵逼，非有可滅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爲上卿，不能恤小，助桀爲虐，陵我郊保，圍我城郭，欲滅我社稷，縱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

三恪祀宋  
陳敬之如  
賓客也

春秋大傳

之士乎。使子反果忠。楚莊果賢。必爲義動。退師止衆。結盟而反矣。何必輕見情實。蹈不測之險乎。後世羊陸效其所爲。交歡邊境。而議者以爲非純臣也。知春秋之法矣。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左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欲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雋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雋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

傷其君目。五也。怙其雋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示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殺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喪伯氏矣。羊舌職

說是賞也。曰。庸書所謂庸庸祇祇者。謂此物也。夫士伯庸中行伯。君信之。亦庸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文王所以造周。不是過也。○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

胡其稱曰。謹之也。上卿為主將。略而解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滅之罪。著滅者之甚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詞也。然則攘夷狄安諸夏。非耶。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伯禽征之。玁狁孔熾。侵鎬及方。宣王

伐之。楚人侵鄭。近在王畿。齊侯攘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也。雖禦之。亦不極其兵力。殄滅之。無遺育也。今赤狄未嘗侵掠晉境。非門庭之寇。而恃強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異焉者。夫伐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按左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為晉討者。執酆舒。輟諸市。立黎侯。安定潞子。改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乎。春秋所以責晉而畧狄也。

武子名  
類之  
文

秦人伐晉 左秦桓公伐晉次于輔氏壬午晉侯治

兵于稷以畧狄土立黎侯而還及雒魏顆敗秦

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人也初魏武子有嬖

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嫁是疾病則曰必以

為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

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

顛故獲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

用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國語魏氏親止杜回其勛銘于景鍾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胡王臣有書字而言子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

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穀梁以為當

上之詞也其為當上之詞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為

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君也君之所司者命也為

人臣而侵其君之命則不臣為人君而假其臣以

命則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邢侯專

殺雍子於朝叔向以殺人不忌為賊請施邢侯君

子以為義王札子之罪當服此刑而天王不能施

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秋螽

胡人事感於此則物變應於彼宣公為國虛內以

春秋左傳

卷十八

三



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戾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之事起矣。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胡禮之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篡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禮固然也。不能辨於旱。雖欲正之。其將能乎。

初稅畝

三傳

公羊

始履畝而稅也

穀梁

古者三百步為

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左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

更田峻也  
勸相無方  
則人不盡  
力

胡書初稅畝者。譏宣公廢助法而用稅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邦賦之入。而不惻怛以利下。水旱凶災。相

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志變法之始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至於二猶不足。則皆宣公啓之也。故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有國家者。必欲克守成法而不變。其必先務本乎。全李氏稅畝之說。公穀何氏取一。但廢古之助法耳。惟杜氏謂既取公田。又稅其私田。則爲什而取二。朱子亦從之。未詳孰是。然變法之初。未必遽至倍取。故且從胡氏。

### 冬蠛生

胡始生曰。蠛。既大曰蠹。秋蠹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

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而又爲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

### 饑

胡春秋饑歲多矣。書於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畜。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是歲雖蠹。而遽至於饑者。宣公爲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敦其本。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蠹。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十有六年

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左晉士會帥

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

請於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於是

晉國之盜逃奔于秦羊舌職曰吾聞之禹稱善

人不善人遠此之謂也夫善人在上則國無幸

民諺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也是無善人之謂

也列子初晉國苦盜有卻雍者能視盜察眉睫

之問而得其情自無遺一焉晉侯喜趙孟曰

君恃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卻雍必不得其死

俄而羣盜謀攻雍而殺之晉侯大駭召趙孟曰

信如子言卻雍死矣然取盜何方對曰周諺有

之察見淵魚者不祥知料隱隱者有殃君欲無

秦焉

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

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舉士會為政而晉國

之盜奔

秦焉

胡按左氏董是役者士會也上將主兵其稱人貶

詞也甲氏潞之遺種留吁其殘邑也春秋於夷狄

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

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于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

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

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貶而稱人也

附國語晉侯使隨會聘于周定王饗之殺烝原

公相禮范子私於原公曰吾聞王室之禮無毀

稱善也

秦折烝  
斤也

春秋

卷十八

五

全盛血禮  
全禮禮之  
立成者為  
既房大相  
也半解其  
龍升之房

全禮  
全禮禮

古人自今  
之遠上

靜處也  
自密中慕  
以靜尊昇

刑教言十  
劉

折今此何禮也。王召原公而問之。原公以告。王  
召士季曰。子弗聞乎。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  
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饗。則有殺烝。今女非他  
也。而叔父使士季實來。修舊德以獎王室。惟是  
先王之宴禮。欲以貽女。余一人敢設飫禘焉。且  
唯夫戎翟。則有體薦。夫戎翟。冒沒輕儻。貪而不  
讓。其血氣不治。若禽獸焉。其適來班貢。不俟馨  
香佳味。故坐諸門外。而使舌人體委與之。女今  
我王室之一二兄弟。以時相見。將飫協典禮。以  
示民訓。則無亦擇其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

品其百籩。修其簠簋。奉其犧象。出其尊彝。陳其  
鼎俎。靜其中冪。敬其祓除。體解節折。而共飲食  
之。於是乎有折俎加豆。酬幣宴貨。以示合好。胡  
有孑然其效戎翟也。武子遂不敢對而退。歸乃  
講聚三代之典禮。於是乎修執秩以爲晉法。

夏成周宣榭火。爾雅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  
室曰寢。無室曰榭。全李氏按楚語云。  
榭以講軍實。故知榭是講武。屋竊疑宣王南  
征北伐。講武於此。遂以爲廟。故其制如榭。  
胡成周。天子之東都。宣榭。宣王之廟也。按呂大臨  
考古圖。有邠敦者。稱王格于宣榭。呼內史策命邠。  
是知宣榭者。宣王之廟也。古者爵有德。祿有功。必

春秋左傳卷之八  
宣公八年

於太廟。示不敢專也。榭者射堂之制。其堂無室。以便射事。故凡無室者。皆謂之榭。宣王之廟。謂之榭者。其廟制如榭也。宣榭火。何以書。以宗廟之重。書之也。貴戚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王室不復能中興矣。人火之。天所以見戒乎。

秋。鄒伯姬來歸。

〔胡〕按左氏。鄒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策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淫辟之罪多矣。復相棄背。喪其配耦。氓之詩。所以刺衛。日以衰薄。室家相棄。中谷有蕓。所以閔周易。叙咸恒。爲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詳書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大有年。

〔胡〕大有年。記異也。旱乾水溢。饑饉薦臻者。災也。山崩地震。彗孛飛流者。異也。景星甘露。醴泉芝草。百穀順成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爲記異乎。凡災異慶祥。皆人爲所感。而天以其類應之者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水旱蝨蠃。饑饉之變。相繼而作。史不絕書。宜也。獨於是冬。乃大有年。所以爲異乎。

十有七年

是年蔡文公申卒

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左]晉

侯使卻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卻子登婦人笑于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樂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卻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欽、孟高固逃歸，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

卷楚，辭齊人。晉人執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欽、孟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為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乎？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

舉皆也今  
日皆言如

優音粵又  
百慮

蕭國也同  
姓也姓子  
字也即齊  
惠公母

踊上也凡  
懸絕而加

驢板者曰  
粘香間門

名

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

緩之。逸。穀梁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

夫跛。曹公子首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

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

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公羊踊于

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闔而語。公羊聞于

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

胡書同盟者。志同欲也。大國率之。小國畏威而從

命。非同欲也。小國訴之。大國勉強而應焉。非同欲

也。若斷道之盟。諸侯同心謀欲伐齊。釋其憤怒。非

有不得已而要之者也。

附左。范武子將老。召文子曰。變乎。吾聞之。喜怒

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詩曰。君子如怒。亂世遄沮。

君子如祉。亂世遄已。君子之喜怒。以已亂也。弗

已者。必益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于齊乎。不然。

余懼其益之也。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牙

乎。爾從二三子。唯敬。乃請老。卻獻子為政。

秋公至自會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貜卒。

按公孫嬰齊與叔老皆貜之子。

之子。輒與叔鞅皆叔之子。

胡稱弟得弟道也。稱字賢也。何賢乎叔貜。宣弑而非之也。非之則胡為不去也。兄弟無絕道。故雖非之而不去也。與之財則曰我足矣。終身不食宣公之祿。君子以是為通恩也。論情可以明親親。言義可以厲不軌。所以取貴乎春秋。書曰公弟而稱字以表之也。或以為叔貜寵弟。在宣公有私親之愛。故生而賜氏。俾世其卿。與季友仲遂比。則其說誤矣。誠使叔貜有寵生而賜氏。則是貴戚用事之卿。豈有不見於經者。齊年鄭語在外之見於經者。季友仲遂在內之見於經者。勢必與聞政事。執國命矣。

况宣公之時。煩於聘問會朝之禮。遂蔑季孫歸父。交於鄰國衆矣。而獨叔貜不與焉。其非生而賜氏。俾世其卿。亦明矣。

十有八年 蔡邕曰公固元年○是年秋楚莊王旅卒

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

盟于緡。以公子彊為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假逃歸。

胡保國以禮為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巳致寇。所謂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其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盟于



斷道師于陽穀。大戰于鞞。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於策。見伐與伐者之罪。皆可以為鑒矣。

公伐杞。全高氏杞自文公十六年來朝而不復至。故伐之。陳氏自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矣。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郕子于郕。

胡戕者。殘賊而殺之也。于郕者。刺臣子不能救君難也。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使者直造其廬。帳虜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奚至於坐使其君為邾人戕賊殺之而莫禦。邾人蓋嘗執郕子用之。則

不共戴天。之世讐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得造其國都而戕殺其君。曰于郕者。所以深責郕之臣子至此極也。

甲戌。楚子旅卒。左公如楚乞師。欲以伐齊。楚莊王

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

胡楚僭稱王。降而稱子者。是仲尼筆之也。其不書葬者。恐民之惑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

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若滕。自侯降而稱子。若

杞。自伯降而稱子。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

者。狄之也。或謂春秋不擅進退諸侯。亂名實。則非

矣。述天理。正人倫。此名實所由定也。奚名為亂哉。公孫歸父如晉。

胡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猶未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卻克當國。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其於邦交。以利為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按左氏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然則公室不可張乎。務引其君當道。正心以正朝廷。禮樂刑政自巳出也。其

庶幾乎必欲倚外援以去之。是去疥瘍而得腹心之疾也。庸愈哉。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左冬公薨李文子言於

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

齊

胡仲尼稱孟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

言叔名許

是難能也。夫仁人孝子於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夷羊五之屬，必存始終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于殯之文，升自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今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逐，忍乎哉。書曰歸父還自晉者，已畢事之詞也。至笙遂奔齊者，罪成公君臣死君而忘父，逐之亟也。穀梁子曰：捐殯而奔其父之使者，是亦奔父也。得經意矣。君薨家遣方寸宜亦亂，而造次顛沛不失禮焉。非志於仁者弗能也。詞繁而不殺，歸父之善自著矣。此事以觀則

也。見當國者有無君之心。此春秋所以作不可不察也。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宣公

無冰

胡亥極而

此致意

吳當園昔亦無氏之心北春林也

也

春秋大全

卷十九

馮夢龍輯 張我城叅

成公上

公名黑肱宣公子在位十八年

定公十七年

元年

楚共王審元年

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宣公

無冰

胡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按洪範傳曰：豫怛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涸陰沍寒而常燠，應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啓朝之祿位，賓食。

喪祭冰皆與焉。此亦變調愆伏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遂廢凌人之職。然策書所載，皆經邦大訓，人有微而不登其姓名，事有小而不記其本末。雨雹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慎於微之意也。每慎於微，然後王事備矣。

三月作丘甲。左為齊難故。

胡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為成。所取於民者，出長轂一乘。此司馬法一成之賦也。為齊

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至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則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一廣之法，一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魯每乘而增一甲，亦未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為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耳。

夏滅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許滅文仲子武仲父宣叔也

左聞

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冬滅宣叔令修賦  
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齊師必  
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  
而有備乃可以逞

胡初宣公謀以晉人失三桓歸父為是見逐而奔  
齊矣今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立宣公納歸父又懼  
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赤棘晉地也其稱  
及魯所欲也盟非春秋所貴而惡屢盟者非惟長  
亂亦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經大

故未有雄舍已責遠鰥寡救乏困之事也為齊難  
既作丘甲矣聞將出楚師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  
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非特備齊懼晉  
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于齊而汲汲欲  
之者罪可見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左春晉侯使瑕嘉平戎於王

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微戎將遂伐之叔服  
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  
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  
未敗績于徐吾氏

胡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敵其抗王道之失也。桓王伐鄭兵敗身傷而經不書敗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之敗績于徐吾氏而經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經雖以尊君父外戎狄為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服則有道矣。桓王不以討賊興師而急於伐鄭康公不以信恃國而輕於邀戎是失其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言自敗也其自反亦至矣。

冬十月

二年 是年秋宋文公鮑卒衛穆公速卒

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人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

膊祭也音

胡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我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鞏之戰豈義乎。同日憤兵務相報復而彼此皆無善者則亦不

待貶而罪自見矣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左衛侯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與齊師遇石

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

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

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

徒何以復命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鞠

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

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

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惟器與名不可以

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

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

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

也已

胡齊師侵虐而以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

盟于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

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

不可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以衛主

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

法如此

車衆殺衛

之師鞠首

第

桓子即良

夫

天子樂宮

縣西曲

繁

纓也繁

飾

縵

馬

春秋左傳卷十九

五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

師敗績鞏齊地去國五百里左孫桓子還于新築不入遂如

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

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

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役

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

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

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

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

齊音基

以狗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從齊師于莘大

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

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

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

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

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

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

晉師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

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鞏郟

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

樂隊同也

張侯御解  
張  
殿鐘也

鼓音元梅  
鼓槌也音

華不注山

名  
社音對執

繫執馬韉  
修臣僕之

禮

言願攝  
言僕御  
言蓋欲  
也之也

襄陽城  
也

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國語：車無退表，鼓無退聲，軍事集矣。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韓厥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人君地。下臣不幸

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屬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二人不出。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穀梁鞞去軍國五百里，袁婁去國五十里。一戰，歸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胡大國三軍，次國二軍，魯雖大國，而四卿並將。是

四軍也。當此時舊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  
民皆公室之兵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  
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逆晉師爲之道。本  
不將兵。特往來晉魯兩軍之間。預謀議耳。成公初  
立。主幼國危。爲季孫一怒掃境內興師。而四卿並  
出。肆其憤欲。雖無人乎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  
政自季氏出矣。將稱元帥。畧其副屬。詞之體也。而  
四卿皆書。堅冰之戒明矣。經之大例。受伐者爲主。  
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殘民毒衆。幾獲  
其君。而怒猶未怠。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故以

四國主之爲憤兵之大戒

秋十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賓媚人即  
國佐。虬王  
既也。

左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玉磬與地。不可。則  
聽客之所爲。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  
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  
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  
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  
爲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  
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

初相也。淮  
南子曰。欲

和地道者  
物其樹

四子禹湯  
文武五伯  
夏昆吾商  
大彭豷韋  
周齊桓晉  
文  
道聚也

故詩曰我疆我理東南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  
而曰盡東其畝而已惟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  
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  
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  
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  
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  
祿是適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  
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  
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  
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是

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

燼背城借一公羊請三戰敝邑之幸亦云從也

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

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讐我必甚唯子

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行於難其

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

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

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秋七月晉

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

胡齊國佐如師與楚屈完來一也然陘之役則曰

以李

春秋左傳卷十九

在公遠師  
而後盟郤  
克進師而  
後盟

來盟于師盟于召陵。鞏之戰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聲罪致討。威行江漢之上。不待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者。楚人自服而求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袁婁則異於是。齊雖侵虐。未若荆楚之暴也。諸國大夫含憤積怒。欲雪一笑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擊強扶弱之心。國佐如師。將以賂免。非服之也。晉大夫又不以德命。使齊人盡東其訖。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罔矣。由是國

子不可。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揖而去之。郤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則汲汲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見曲直之繩墨矣。是故制敵莫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禮。而強有力不與焉。

附左公會晉師于上鄆。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晉

師歸。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吾望爾也乎。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郤伯見

鄭音真三  
並郤克  
雙樂書

荀庚將上  
軍時不出  
文子以佐  
代行

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卻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泆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余

於音級

三吏三公也

稽諸書之

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齊甥舅之國也。而大師之後也。寧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王使委於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於卿禮一等。王以鞏伯晏。而私賄之。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庚寅。衛侯速卒。

附左。楚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

子蠻即夏  
公夏姬之  
兄殺死無  
後御叔夏  
姬之夫早  
死  
屈巫即巫

臣曰不可。君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與連尹襄老。襄老死于邲，不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諸屈巫。對曰：其信。王遣夏

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遂奔晉，而因郤至以臣于晉。晉人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

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錮焉。

取汶陽田

胡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特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然則宜柰何。考於建邦土地之圖，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侵小得之，春秋固有與滅國繼絕世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

經於復其故田而書取，所損益亦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

蜀。左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

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

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

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

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夫文王猶用衆，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

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

戶。已責，逮鰥，救之，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



執鉞匠人  
執鉞女工  
鉞針同經  
縹布公衡  
服公子

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  
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  
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  
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鉞。織紵。皆百人。  
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

胡按左氏魯衛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為陽橋  
之役。王卒盡行。二國稱師。著其衆也。侵衛則書。侵  
我。師于蜀。致賂納質。沒而不書。非諱也。書其重者。  
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  
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

民免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忿悵。肆其  
褊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必有忍。乃其有濟。  
懲忿窒慾。德之修也。不悵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  
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季孫忿悵。弗能懲也。而  
辱逮君父。不亦惜乎。故春秋史外傳。心之要典也。  
攷其行事。深切著明。於以反求諸已。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  
邾人。薛人。鄆人。盟于蜀。左公及楚公子嬰。齊侯。  
許男。秦右大夫。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  
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賈

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

胡盟而魯與必先書公。尊內也。次書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推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去疾。皆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晉雖不競。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義。堅事晉室。荆楚雖大。何畏焉。今乃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恥乎。古者用夏服夷。未聞服於夷也。乃是之從。亦為不善擇矣。

經於魯君盟會。不信則諱公而不書。不臣則諱公而不書。棄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棄晉從楚。書公不諱。何也。事同而既貶。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荆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齊之盟矣。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三年 宋共公固元年 衛定公滅元年

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 其 衛侯 定 曹伯伐鄭 左

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敗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郟。敗諸丘輿。皇

卦音聯

戊如楚獻捷

胡討邲之役。則復怨勦民。非觀釁也。遂東侵。則潛師掠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專用詐謀。非正勝也。度彼叅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為是役。必以鄭之從楚也。附蠻夷。擾中國。則盟主有詞於伐耳。宋衛未葬。曷為稱爵。背殯越境。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

二月公至自伐鄭

全吳氏雖未逾時。伐鄭無功。亦危之而致也。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胡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則何以書。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丹楹刻桷。皆稱桓宮。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遇災而哭。何禮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緩於遷主。可知矣。言災。則不恭之致。亦自見矣。

乙亥葬宋文公

左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

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朝考飾禮  
正飾皆王

夏公如晉

左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見後鄭伐許傳

左許恃楚而不事

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胡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此春秋所為作也。公行多不致其書。公至自晉。何其至也。必有以也。

附左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

解用詩語  
同皆怨之

楚以求知罃。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罃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二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釁鼓。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于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

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其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職。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爲之禮而歸之。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胡按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復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歛。輕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齊。咎如

借滅潞滅甲氏傳

[左討赤狄

之餘焉。齊咎如潰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左。晉衛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于晉也。其位在二。孫子之于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

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  
[胡]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良夫。不務引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以見其遂事之辱。非人臣之操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言。公見二卿之抗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鄭伐許

[胡]稱國以伐。狄之也。晉楚爭鄭。鄭兩事焉。及邲之敗。於是乎專意事楚。不通中華。晉雖加兵。終莫之聽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甚矣。夫利在中國。則從中國。利在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夷者。幾希。况又馮弱患寡。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懲惡也。以為告辭。畧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為褒貶。義安在也。

附左十有二月。晉作六軍。韓厥。趙括。鞏朔。韓穿。

荀躐趙旃皆為卿賞鞏之功也○齊侯朝于晉將授玉郤克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晉侯享齊侯齊侯視韓厥韓厥曰君知厥也乎齊侯曰服改矣韓厥登舉爵曰臣之不敢愛死為兩君之在此堂也

四年是年春鄭襄公堅卒

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見後六年倫如侵宋傳

**左**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杞伯來朝左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公如晉

**左**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

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

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

全高氏公連歲如晉者以嘗即楚故也

葬鄭襄公

秋公至自晉

**左**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晉

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

冬城鄆全公欲叛晉故城而為備

鄭伯伐許

**左**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

波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

胡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復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定王二十五年鄭悼公費元年

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僖公次女

胡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則出也春秋於內女其出其歸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

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淫僻之罪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

附左晉趙嬰通於趙莊姬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樂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

仲孫蔑如宋見後六年僑如侵宋傳左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左晉荀首如齊逆女

故宣伯餽諸穀全注氏自文十一年彭生會卻缺宣十五年蔑會高固自是大

夫會大夫率以為常矣

嬰唐之弟莊姬胡之妻原趙同屏趙括作作亂也



梁山崩

羊公

壅河三日不流左晉侯以傳召伯宗伯

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速也

穀

所以鞭我者

其取道遠矣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

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

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爲之不

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

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

告而從之

胡梁山謂之韓奕言奕然高大爲韓國之鎮也後

爲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爲邑焉書而不繫國者

爲天下記異是以不言晉也左氏載絳人之語於

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

祝幣史辭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遭變異而外爲此

文者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主於內若成湯以六事

檢身高宗克正厥事宣王側身修行欲銷去之是

也徒舉其文而無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夫

國主山川至於崩竭當時諸侯未聞有戒心而修

德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

十二其應亦僭矣春秋不明著其事應而事應具

存其可忽諸

秋大水

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

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

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左許靈公訴鄭伯于楚鄭

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戍及子國故鄭伯

歸使公子偃請成于晉冬同盟于蟲牢鄭服也

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為人辭以子靈之難

胡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

赴告已及在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

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故特書同盟以見其皆

子靈匪龜也欲攻華氏宋公殺之

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

簡王六年 吳子壽夢元年 〇是 年夏鄭悼公費卒

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二月辛巳立武宮全汪氏武公名放伯禽之玄孫隱公之高祖傳懿存惠隱至成凡十

君左季文子以鞏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

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立武由已非由人也

胡武宮武公之宮立武宮非禮也喪事即遠有進

而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故二昭二穆與太

祖而五者諸侯之廟制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

考成也謂父有成德之美王君也祖尊于君故加君名皇大也

曾祖轉尊  
故曰皇祭  
祭封土口  
壇高祖之  
文其廟既  
與不與時  
祭有祈禱  
則出祈藏  
主就壇受  
祭除上曰  
瑞高祖之  
瑞更遠即

考廟皆有祭焉。曰顯考廟。曰祖考廟。享嘗乃止。去  
祖為壇。去壇為墀。壇墀有禱則祭。無禱乃止。去壇  
為鬼。諸侯之祭法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  
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意。故特書曰立。立者  
不宜立也。

取鄆

胡鄆。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為君隱也。  
項亦國也。其書滅者。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為。故直  
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謹於  
微之意也。人倫之際。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仲尼

出  
壇祭

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  
權臣之惡。於傳有之。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  
臣。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如漢  
谷永之徒。直攻成帝。不以為嫌。至於王氏。則周旋  
相比。結為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世之公患也。  
歸父家遣。緣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王章殺  
身。忤王鳳也。鄴侯寄館。避元載也。惟殺生在下。而  
人主失其柄也。是以黨與眾多。知有權臣。而不知  
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  
每謹於微。豈有此患乎。

春秋左傳卷之九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見下僑如侵傳

左晉伯宗夏陽說衛

孫良夫。甯相。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

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

死。伯宗曰。不可。衛惟信晉。故師在郊而不設備。

若襲之。是棄信也。雖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

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陴。

附左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郕瑕氏

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

曰。不可。郕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觀。於是乎有

沉溺重脰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

孟河東鹽

惡疾以也

戰音攝脰

音脰

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

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

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晉遷于新田。

以後稱晉不得為故絳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主下侵宋傳

左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胡魯遣二卿為主將。動大眾焉。有事于宋。而以侵

書者。潛師侵掠。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

孟河東鹽

亦然。上三年嘗會宋衛同伐鄭矣。次年楚使華元來聘通嗣君矣。又次年魯使仲孫蔑報華元矣。是年冬鄭伯背楚求成于晉。而魯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于宋。上卿受鉞。大眾就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焉。則此師爲晉而舉。非魯志明矣。兵戎有國之重事。邦交人道之大倫。聽命於人。不得已焉。將能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

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

左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左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

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

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

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

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

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

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

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

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

胡荊楚僭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赦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民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卽華。是改過遷善。出幽谷而遷喬木也。嬰齊爲是帥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惡之也。書卿帥師伐鄭於文。無貶辭。何以知其深惡楚也。下

書樂武子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按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遂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樂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旣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舞干而苗格者。舜也。因壘而崇降者。文也。次于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不遷戮而知還也。亦庶幾哉。

七年

鄭成公  
踰元年

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

免牛

胡穀梁子曰。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司免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小害大。下賊上。食而又食。三桓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有虞。三桓之志。至成。始弗戒矣。理或然也。

吳

壽夢伐邾全家氏邾已

左邾成季文子曰中國不

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吳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

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

季氏私考按壽夢立二年。吳始益大稱王。此壽

夢之始事也。吳距邾稍遠而越江淮二水以伐之。則爭中國之端也。

胡稱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族屬言。則

周之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大號也。按

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

伯爵也。後雖益熾。浸與中國會盟。進而書爵。不過

曰子。亦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

皆曰子。此春秋之法。仲尼之制也。而以為不敢擅

進退諸侯。亂名實者。誤矣。

夏五月曹伯宣來朝

不郊猶三望

胡禮天子有四望諸侯則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子之禮是以書之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左秋楚子重伐鄭師于汜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鄆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

范音凡

胡楚人軍旅數起頻年代鄭以其背已而從諸夏也與莊之欲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大夫之名氏書帥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善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則楚罪益明而鄭能背夷即華善亦著矣前此晉遣上將諸國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則楚人暴橫憑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盟者同病楚也

公至自會



吳入州來

見昭公二十四年滅巢傳

左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

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

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禦北方若取

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

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

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

族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

貪慙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

死巫臣請使于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

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

身其法日  
人為車

人為

九乘

為小偏十

五乘為大

偏蓋留九

乘車及二

十五人令

吳習之

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

狐庸焉使為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

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

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

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于上國

冬大雩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衛定公惡孫林父冬林父出

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